



敬悼陳孟哲先生

陳孟哲先生以96歲(1920-2016)高齡逝世，一直想寫一篇悼念文章。

提起華文文學及星馬文學，我首先想到的是新加坡出版人陳孟哲先生。

陳孟哲先生是新加坡青年書局的創辦人。新加坡「青年書局」四個字是上世紀三十年代由郁達夫題的匾。

東南亞有不少老一輩華人，出於對華文文化薪火的承傳的執着和堅持，不惜用自己的身家財產資助華文文化在所在地區的發展，他們的精神是可佩的。

陳孟哲先生是此中的佼佼者！記得上世紀八十年代筆者負責香港三聯書店編輯部的時候，曾與總經理蕭滋兄赴新加坡，在彼埠欣遇陳孟哲先生。

陳先生對如何把新加坡華文文學傳播開去，十分用心，所以1987年由他支持我們合作出版一套《新馬文學叢書》。

此後我們合作不斷展開。後來我主持明報出版社期間，由陳先生斥資，我們雙方合作出版了《新加坡當代作家作品集選》。

2006年夏，我訪新加坡時，就關於港星作家交流訪問計劃

與詩人、原青年書局總編輯原甸兄協商，並獲青年書局陳孟哲先生大力支持下促成。(可惜這計劃只做了一屆，隨着陳孟哲的老去和逝世告終。)

港星作家交流計劃的主辦機構，港方是香港作家聯會，星方是青年書局，每兩年一度由對方組成作家團到來進行文學交流。

2007年度，率先由香港作家聯會邀請6位新加坡作家訪問香港，參加2006年度的香港國際書展，並由香港作家聯會、香港藝術發展局、《明報月刊》聯合在香港會展中心，主辦了一次內地、香港及新加坡三地作家的文學交流，與會的內地作家是剛上任中國作家協會主席鐵凝等人；新加坡作家有原甸、尤今、希尼爾、張曦娜、丁雲和長瑤，講題是《世界華文文學大檢閱》。

在會上，我曾指出：「文學是這次聚會的紐帶和主題。在這個商品社會，這次文學的聚會具有特別的意義，它彰顯了文學的厚重和不屈不撓的精神，因為我們——來自內地、新加坡、香港的作家，為了文學的目的遠道而來，都有一個文學的使命——為文學搖旗吶喊。」

(一個高尚的出版人之一)



姨甥私語

姨甥A仔今年在美國大學畢業，一早雙親計劃飛去參加他的畢業典禮，誰想到會爆發一個全球性新冠肺炎，其弟在另一個州，雙親飛快地決定叫弟弟趕回來，A仔因為要考完畢業試才行，結果畢業典禮取消，雙親也就取消行程，他一個人無奈地穿上畢業袍在學校門口影兩幅相，大學階段也就這樣告一段落！因為還有一個課程要讀，他只好跟同學兩個在那邊推著。這一次對年輕的他來說是一個很不簡單的經歷。

作為家長的當然很掛念，看見美國像癩了似的，人民生命什麼也不重要，嚴重的疫症政府不重視，生命如草芥，姨甥A仔一個人在那邊，無依無靠，猶幸他的雙親從小灌輸正確價值觀，兄弟倆雖然在一個瘋癩的國度，但仍清晰地知道什麼是黑什麼是白，有着正確的人生目標和路向，這是我們所有親人覺得非常欣慰的！

A仔月前領養了一隻狗狗，狗狗是隻大型鬥牛犬叫Kimber，品性馴良，服務自閉症人士，跟A仔日夜相隨，是很好的朋友了。不過A仔也準備年底返香港，狗狗怎辦？A仔爽快地告訴我，他會把狗狗留在美國，讓室友照顧，因為室友一家在那邊，也很疼錫狗狗，A仔放心的！

他們成了好朋友！ 作者供圖



外賣不環保

基於政府的防疫措施，近期也多了外送食物——雖然真的不太環保。

有時候時間不足，我們唯有在樓下「加鏈」，自己帶盒去，食肆大多會合作的。以下是一點觀察——樓面的侍應通常不太介意，但比較麻煩的是廚房師傅，他們通常都不願把食物放到盒裏。曾試過看得到他們故意裝聽不到指示，結果我們在餐桌上把已放在膠盒內的食物，重新「轉移」到自己的盒裏，再即場退回膠盒，希望他們洗一洗能重用。侍應也表示無奈，只能連聲說抱歉，眼神所示為師傅不合作也沒有辦法，畢竟他們習慣放進自己的膠盒，習慣了大小尺寸，當然不想外構思怎樣放進我們自備的器皿。

燒味部的師傅則較合作，一來是燒味容易入盒，二來是你眼睜睜看着他，他也不好意思不配合，始終大部分燒味部都屬開放式設計。

當然，有時不方便的日子，

還是要叫外賣速遞。有一次，我們特意自己去拿(也想可以換盒)，怎料一直找不到該餐館，結果唯有打電話去問，原來那間餐廳在打電App上用了另一名稱，我有點生氣問為何不放外送的餐廳名稱出來呢？我們找了很久。店員鬼鬼祟祟說：「我們有兩個名稱！」原來他們在App裏特意用兩個不同的名稱，一個放一般日居酒屋的食物，一個放便當。

本來做兩邊生意並無不妥，但他們又新增自取選項，看到我們不是速遞員有點驚訝，又不想解釋為何不列明居酒屋正是該便當餐廳的名稱，真是莫名其妙。

在此疫情下，若沒有外送，不僅居家抗疫的人會叫苦連天，(畢竟不是人人有時空煮飯)，也減少了不少臨時職位。這個新的飲食生態，不知要維持多久，但最希望還是可以研發較環保的器皿，減少垃圾。這一點餐廳和食客也可以一起再想辦法的，畢竟漫漫長路啊。



中國四大河流行：黃河篇西寧之二

安頓好了，我要到青海省省會西寧隨意逛一逛了！

我計劃先到西寧的清真寺看看，從酒店出發需步行45分鐘，正合我邊走邊探索的遊走要求。

首次踏步在大西北城市的街道上，一切都是新鮮事，我的眼睛耳朵應接不暇了……

西寧的街道整齊乾淨，沿路所見，街道上沒有一片垃圾，沒有污水，也沒有塵土飛揚，店舖前沒有垃圾雜物。看到西寧的市容，您會同意我的看法：西寧人的公德心了不起！舉目望去，踏步其上，西寧讓您舒服自在，安閒愉快。

西寧的街道寧靜安詳，街道上行人如鯽，但卻鴉雀無聲；原來，西寧人習慣輕聲細語、交頭接耳式的溝通模式。西寧街道算不上車水馬龍，車輛倒是沒有來往；走在路上，我一直沒有聽到警號聲，更沒有車輛風馳電掣的呼嘯聲。原來西寧的人和車都喜歡靜謐恬靜，當您活在其中，您定會舒心得，悠然愜意(原來西寧在中國十大安靜城市中名列第四啊)。

西寧的人友善而自信，西寧街道上，向人問路、請人替您拍照，通通沒問題，您一定得到親切有禮的回應。西寧人是內斂的，您在他們臉上看不到得意洋洋、沾沾自喜；他們渾身散發着的是因滿足而有的喜悅，因盼望而有的自信。走在西寧街頭上，舉目皆是友善自信人，讓您滿懷期望，充滿力量。

我從酒店往外走約10分鐘，前面有剛下課離開校園的初中生，他們的背影讓我非常好奇，西寧的少年人是咋樣的呢？我連忙以短跑速度超越在他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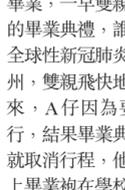
前頭，然後回頭——仔細觀察：整潔、自信、朝氣，他們胸前沒有別着「好學生」的襟章，但他們風度舉止告訴我：他們都是好學生。走在最後有4個女孩子，微笑着說着悄悄話，她們青澀中的朝氣太可愛了，我伸出雙手把她們攔截下來，「抱歉打擾，請問我可以為你們拍照嗎？」4個13歲左右的女孩子傻眼了，互看着，眼瞠笑着，不知怎辦？「我很喜歡你們朝氣勃勃的樣子，只是拍一張照片，好，請4位站好。」拍好了，我趁機問她們：「喜歡上學嗎？喜歡學習嗎？老師好嗎？同學好嗎？」她們帶點羞澀低聲說：「很喜歡上學和學習，老師和同學都好呢！」我說：「那太好了！大家要好好學習，天天向上，長大為國家效力啊！」「一定，謝謝阿姨！」

別過生機盎然的少年人，我繼續向着清真寺進發，途中有一個小廣場，一位爺爺抱着小孫女在乘涼，爺爺的慈愛和小孫女的天真可愛又留住了我的腳步。「爺爺您好！您的孫女好可愛！」「謝謝！您來西寧旅遊吧？」「對，來旅遊的。西寧生活好嗎？您喜歡西寧嗎？」「西寧生活好啊，安居和順，豐衣足食，我非常滿意，也很愛西寧。」「那就太好了，請問可以為您和小孫女拍照嗎？」「可以，沒問題。」「謝謝爺爺，祝福您健康快樂！」「謝謝，祝妳旅途愉快！」

踏足西寧後，我才驚覺祖國大西北有這麼整潔、恬靜的城市，讓我深感欣慰；而西寧人的精神面貌更讓我深刻領悟：遊走大地的欣喜愉悅，在於您所到地方的人，他們的內在修養、生活態度，能帶給您對生命的信心和盼望——這就是每個人生存的力量、喜樂的泉源……而這一切，在西寧俯拾皆是，令人獲益良多！



西寧小廣場上的爺和孫。 作者供圖



保持危機感 向浪費行為說不

中國新一代領導人真的是父母官，都幹實事，對民生、社會問題都處理得很貼心，看着他將影響民生民心的事一件一件處理，令人很安心。有些可能觸碰到既得利益者令那些人出現抵制情緒，但都受絕大部分老百姓支持，難怪習近平主席那麼受中國人民尊敬愛戴。近日習近平主席提出中國人餐飲太浪費，令人痛心，儘管中國糧食生產豐收，還是要「牢牢把握糧食安全主動權」，對糧食安全還是始終要有危機意識，培養節約習慣，真的太好了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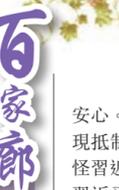
過去一段時間中國人經濟環境好轉，形成吃喝玩樂風氣，而酒店酒樓晚宴上滿桌都是剩餘飯菜，睇得人肉痛，如今國家倡導「浪費可恥、節約為榮」相信很有效。以前有人食「公家」的落單就亂點一通，食不完就浪費，到私人掏腰包的也有些為面子而多點的，記得2013年也曾有過「光盤行動」，自助餐剩下太多食物會罰款，但執行上不算好。今次國家層面提出，加上大家都見到世界動盪，經濟下行錢不該亂花。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預計，受疫情等因素影響，今年全球面臨嚴重糧食不安全的人口數量可能由1.35億人增至2.65億人。此情況推動節約為榮，拒絕「舌尖上的浪費」、拒絕「剩宴」應該是最合時。

各大城市的餐飲業紛紛響應倡議，北京武漢就推行「N-1點餐模式」，即10位進餐客人只能點9個人的菜，不夠再增加菜品；針對兩三位客人進餐，餐廳推出半份菜和小份菜；每家餐廳要準備外帶盒，對萬一有剩菜、剩飯的顧客提供外帶服務。連電視節目網絡上的噱頭節目「大胃王」、「吃播」都整頓，原來許多網友都表支持，事實上主播狼吞虎嚥假吃太浪

費！兼誤導消費習慣現象。事實上，早十幾年中國內地興起農村城鎮化，筆者回鄉省親時發現許多鄉村農民賣田賣地變富翁，出租給人工建廠收租夠夠飲食，特別是珠三角一帶許多田已變賣，變了大樓、別墅，已很少見年輕人當農民種田了，鄉村基本上沒有人種稻米，因此開始就冒起了一個想法，會否有一天中國人會沒米飯食？同時如果有租收那怎生活呢？以往只要有田地，自己可以種米種菜，就不愁飯吃，但現在已經賣精光，真的不知靠什麼，靠國家養。當然現代人食飯分量小了，外國買米又和自己種的成本差不多，那麼買更划算，從經濟學來講非常合理，但從國家安全來講是有問題。別人不賣給你怎麼辦？就像美國不准美國的晶片供應給華為一樣。長遠儲糧的國策真的不能改。

過去全球各國都推動全球一體化，各國家地區互相取長補短，推動世界向前發展，世界和平，不會抗拒自由貿易！可惜到了2019年，美國在共和黨執政者特朗普的商人思維下治國，世界不再和平，特朗普發動美中貿易戰，美國利益行先，一切都是美國說了算，他們要統治世界，原來「誰大誰惡誰正確」正在國際舞台上發生，美國以各種藉口退出聯合國組織，其實想威脅其他國家服從他們，跟隨他們的路線。最後拉攏五眼聯盟(加拿大、美、英、澳洲和新西蘭組成的情報共享網路)來「圍堵中國」，更擬納入日本變六眼一齊圍堵中國。可惜他們手段太粗暴，野心太露骨，令世人睇清楚美國政客無理霸道的真面目。

五眼聯盟這樣一個明目張膽收集別國情報的組織，竟有顏面指中國研發的科網平台TikTok是收集情報，用制裁的封殺方式去打壓中國的科網企業，搶奪中國發展的成果，真是讓人大



在大灣區，安一個自由穿梭的家

我曾不止一次跟朋友說，大灣區很適合安家。

住在廣州，粵府文化的平民視角，和濃重的煙火氣息，在現代文明的快捷和距離感中，混雜得很妥當。粵人甚少浮華，處處展現人性本色面目，直接、確切，有時候不太能理解，但容易接受。就像是請人喝粥，排場平淡到有些薄薄，腸胃裏卻是受用又舒服。東莞在城市化進度上，不如廣州方便，勝在每個鎮區都自成一體，勝在土著粵人的味道更濃。每個鎮上都能感受到最流行的元素，也能看到從農耕一步躍入工業社會的清晰足跡。深圳很忙碌，也很驕傲。與生俱來的優越感，從來都不滿足於只是溢於言表，也就少了幾分從容和淡定。惠州面積最大，面目卻模糊，有時候像是附屬於深圳，有時候又如廣州人的後花園，不如佛山，在氣質上跟廣州一脈相承，有些地方甚至更醇厚。比如，在菜品的味道上。再比如，在接人待物上。肇慶難得相對有些遠，山水風物清晰，人情世故淡遠。江門的存在感明顯不足，新會、鶴山、開平、恩平，提起來每一個都虎虎生威。

珠海自有一種難得的超然物外，與人煙繁盛如輪轉的廣州深圳近在咫尺，卻靜得像個閩秀。每每走在情侶大道上，總有不期而遇的片刻鬆弛，可以暫時抖落在深圳在廣州積聚的壓力。中山跟珠海很相似，恍若一城。

香港和澳門的城市個性無須贅言。

從粵港合作，粵澳合作，升格到國家戰略層面的粵港澳大灣區，交通設施上的變化最為顯著。這些

年，眼見着港珠澳大橋、南沙大橋、廣深港高鐵，還有正在緊張施工之中的深中通道等，在加速縮短這片富庶區域內部之間的物理距離。就我自己而言，以前會搭乘廣九直通車，從廣州到香港，後來又喜歡搭乘廣九東莞車先到羅湖，過關坐火車到紅磡。再後來很癡迷從蓮花港乘船，經南沙港到尖沙咀，一路上乘風破浪悠悠蕩蕩。待廣深港高鐵全線貫通，從廣州南站直接坐到西九龍，就成了最優先選擇的出行方式。那時候，看着車窗外藍天稻田，城鎮的交織，總會從心底浮起一縷感慨：在大灣區，安一個自由穿梭的家。

天降疫情。

1月28日，從廣州南站搭乘高鐵到了西九龍站，正準備刷卡過關，北方朋友的電話打了過來。朋友說看新聞你們那裏的口罩很難買到，我買了一些寄給你，寄到那裏呢？我略微想了想，說寄到廣州吧。下周回廣州，我就能收到了。1月30日西九龍高鐵站關閉停運。今天是8月19日，差10天，西九龍高鐵站就整整關閉7個月了。封閉之後的關口，像一道銀河，把灣區分成了兩半。從春節到立秋，銀河那邊灣區牽的牽絲，活生生就被隔斷了。我一度恍惚地有些明白，當年稀里糊塗跟着蔣介石去了寶島台灣的人，可能也以為海峽淺淺，很快就能回來了。

疫情之前，「一國兩制」3個關稅區之下，灣區各市拆除彼此之間藩籬的暢通，無處不在。深港要同城，廣佛要同城，廣佛肇要一體化，深莞惠要一體化，珠中江也要一體化。要建灣區大學，要建科

技走廊，要建優質生活圈，要無縫對接，要互補融合，要超越世界三大灣區。疫情來了，以城為限，封閉閉城，嚴陣以待，嚴防死守。趨利避害是人之常情，無可厚非，但也讓之前的暢想看起來有些脆弱。廣東疫情嚴重的時候，香港地方小人口密集，先封關運作。可以理解，廣東疫情漸漸散去了，灣區之內何時恢復通關，成了一道久議無果的熱門話題，直到香港社區疫情再度陡然爆發，才漸漸冷卻。

一道關口，隔絕了許多許多普通人的生活。

其實，關口好開，心魔難除。心魔不除，便不能真正放下戒心，建立互信。人人都需要安全感，疫情狂虐之後，對安全感的渴望愈發熾熱。看到一組數字，本地保險業一隻大鱷，除去內地業務方面的損失，今年以來，本地業績增長數字非常好看。變局之年，販賣安全感真是一樁不錯的生意。

大疫當前，灣區11城的安全感，更需要共同修築，這也是未來要實現優質灣區生活圈，最不可忽視的一道安全屏障。如果說之前灣區諸城在公共衛生方面的交流、探討、備忘錄還是紙上談兵，這一次無疑是絕佳的實戰演習機會。港澳的整體醫療體系優勢，灣區9城的公共衛生資源優勢，和醫療設備、防護物資的生產製造優勢，再加上彼此之間放下芥蒂誠心誠意地聯手抗疫，放眼全世界，僅憑抗

疫這一戰，粵港澳大灣區就能彎道超車，勝過全球另外幾大灣區不止一籌。

我樂觀地冀盼，今年國慶節，可以重新從西九龍搭高鐵回到廣州的家。



魔鬼靈魂鯉魚眼淚

前「港姐」倡議香港將大麻合法化，更揚言自己想參選香港區議員，甚至要以成為立法會議員為目標等出位言行，引起社會公眾一片嘩然，齊聲譴責她「毒害」香港市民，要大麻合法化！?毒品就是毒品，根本沒有討論空間！哼，開什麼玩笑！

今年因為疫情和「黑暴」肆虐，「港姐」選美改為網上進行，原定9月的香港立法會選舉也延期一年，所以這位前「港姐」倡議大麻合法化的「癡狂」事件，再度勾起香港市民的回憶，有市民指那位港姐的荒謬言行，就是要標奇立異，博出位博眼球，好讓她的「人生」更精彩，故此建議大家就算想起這事件，都不要說出她的名字，免得為她宣傳：「香港小姐的競選口號不是『美貌與智慧』並重咩！?雖然事件發生在幾年前，她亦離開了TVB，但很明顯她離開了怎麼連腦袋也掉掉似的，嗚呼哀哉！也許她認為自己有『美麗』的容貌，足以遮蓋在背後的『魔鬼靈魂』吧！為自己的『狼子野心』在添磚加瓦，所謂憐憫別人，都是鯉魚的眼淚。」

與癡狂港姐同期的前港姐表示，當日聽到該言行，她們都被驚嚇得目瞪口呆，心情像有萬匹馬的蹄子在呼嘯肆虐，以致塵土飛揚，不禁想問：為什麼有些人總喜歡用一個「正面」的人格特質名稱，去合理化一個錯誤的行為，有錯就改嘛，人有缺點很正常啊！只是現在香港社會，一旦「歪論」被美化後，被洗腦後，就永遠不會改了。

另一位港姐就唏噓地說：「唉！愈沒本事的人，愈看重面子的。」

筆者就認為，她嘛，絕對不會承認這是歪論，如果問「口若懸河」的人什麼是「毒品禍害」？她，會是這樣子：「咳咳……毒品是誰？不認識！」

